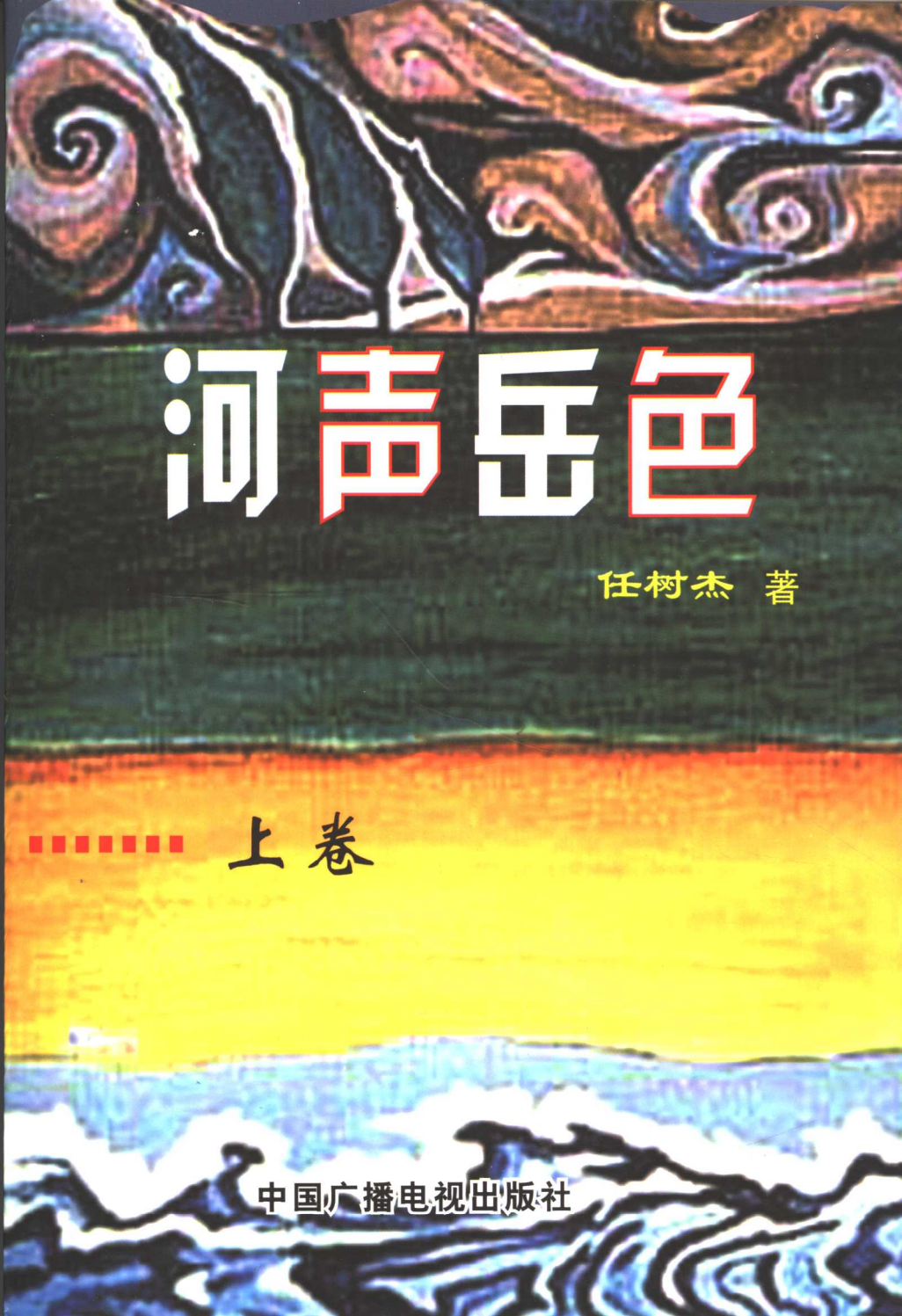




河声岳色

任树杰 著

..... 上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河声岳色

任树杰 著

..... 上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内容简介

秦府一家为实现科学兴国的梦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秦煜及其父兄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过、荣辱、是非、喜忧，作者非但不想缄默，而且感到非吐不快。本书塑造了众多生动的艺术形象，让言仁者见仁，言情者见情，言智者见智，言艺者见艺。可以说，这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同时，又是一曲统一战线的凯歌。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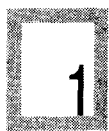
(上卷)

1 鞭炮声中	1
2 月有圆缺	5
3 疯言疯语	13
4 偃武修文	19
5 南山来客	28
6 不期而然	36
7 阴阳共宴	46
8 噩梦惊变	55
9 得意之举	65
10 劫后余情	72
11 敷衍周易	81
12 萍水相逢	90
13 别有天地	101
14 异想天开	113
15 情中定情	121
16 节外生枝	129

17	棒打鸳鸯	138
18	登门攀亲	146
19	有惊无险	154
20	拟定彩礼	164
21	水到渠成	172
22	煞费苦心	180
23	众星捧月	188
24	时乖多舛	196
25	好梦难圆	206
26	顺风吹火	216
27	举兵造访	222
28	警匪一家	230
29	物以类聚	241
30	巧为营救	250
31	终成眷属	262
32	冤冤相报	277
33	在劫难逃	290
34	狱中相会	301
35	轩然大波	313
36	复得自由	325
37	庆宴风波	337
38	纠缠不休	345
39	冤家路窄	362
40	一筹莫展	370
41	扶正祛邪	379

42 心系秦府	387
43 恭贺新春	398
44 借用力量	409
45 难分难解	417
46 迷津怒浪	425
47 难以自拔	433
48 各奔前程	441
49 盛情厚意	450
50 假手传书	457
51 盘根错节	467
52 峥嵘岁月	476
53 搏击其间	484
54 意悬婵娟	493
55 玉壶冰心	504
56 难兄难弟	512
57 意移情迁	521
58 温情润意	530
59 风云述志	538
60 沧海横流	545
61 逆来顺受	556
62 劫波溶情	565
63 荣辱与共	573
64 风云储义	581
65 黎明之前	591
66 松菊犹存	601

67	将军出家	614
68	归心似箭	621
69	佛堂相会	629
70	再现黄粱	636
71	虎口余生	645
72	武僧神威	655
73	义不容辞	664
74	情随事迁	672
75	负命樊篱	681
76	仁至义尽	688



1 鞭炮声中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首次以胜利者的姿态挺立在侵略者的面前。

喜庆的鞭炮爆开在昆仑之巅，炸裂在东海之滨，轰响在长城内外，隆鸣在大江南北。

鞭炮的声浪是中华民族欢庆胜利的交响乐，最倾情地抒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这声浪激荡着重庆，也激荡着延安。这声浪飞过了太平洋。这声浪越过了乌拉尔。

借病引退，而且已在山乡隐居了多年的秦百川将军也被这鞭炮的声浪激动了。他更感到惊喜的是：竟有彩色气球挂着燃响的鞭炮飞到了这山乡的上空。悦耳的鸟音，清幽的虫鸣，泉水的叮咚，山林的呼啸，都被这鞭炮的声浪淹没了。他渐渐地感到自己又和外界联系起来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兄弟们又在自己的心田上站起来了，那些偏安一隅的同僚们也在自己的眼前浮现了。

气球上的鞭炮响完了，但是，兴犹未尽。秦百川回到屋里，还想推动自己的感情，希望它能达到新的高潮。于是，就伸手去开那部多年不想打开的收音机。然而一点声响也没有。他恍然大悟，电池失效了，就向夫人要了五块银元去派卫士买。

两个卫士正在对奕。

秦百川俯首问：“你们两个，谁去跑一趟？”

“将军，什么事？”两个卫士起身问。

“买几节特号电池去。”

庞立德首报：“我去吧。”

“好。可能短缺，多灌些油到处跑跑。”秦百川说着亮出手里的银元，“拿着。”

“我这里有钱哪。”庞立德说。

秦百川却问：“是什么钱？”

“‘准备’。”

“这不是笑话么？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商号还能认那些伪币吗？”秦百川略带骄傲而嘲弄的口气说。

“还有法币呢！”庞立德得意地辩白。

“法币？如果碰上共产党呢？”秦百川考虑得很多。

“也有‘边币’哩！”庞立德又故显通于世故。

“再碰上中央军呢？”秦百川开始详明地解说，“算了！还是带上我的‘孙大头’吧。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元首，又是共产党的朋友。这种通货到哪里也时兴，就是日伪见了也视为真货。”

庞立德接了那五块银元，便推出摩托车，飞驰而去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一向醉心于科学与民主的秦府以为时机到了，他们的理想和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了。

秦百川乐悠悠地回到屋里，夫人罗敷停下手里的活计，倾听着楼上的独吟说：“我看，你们父女的心情也忒盛了。”

“振兴中华！振兴中华！喊了多少年了，时机来了，是国人，谁不悦乎？”秦百川兴奋得拍案而起，喜出了两眼泪花。

夫人不无忧虑，说：“这是实情。可是，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寓形宇内复几时？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国人就行了。”

顿时，两人都意识到自己已是“老之将至”。夫人望着丈夫——丈夫立在面前，虽是虎背熊腰，巍巍峨峨，但已面布沟壑，头顶秋霜。丈夫望着夫人——夫人坐在面前，虽是冰雕玉琢，妩媚雍雅，也已面布蛛网，银丝绕耳。

然而，秦百川仍旧坚持自己的宿愿：“秦府应该随着国家一同复兴。如果国家依旧败落，家境依旧衰敝，到了阴曹地府，我何以对先人稟报。国家中兴正逢良机，我应该对国家奉献出我的

余辉与余热，也求得秦府的复兴。”

罗敷便说：“两个儿子也该学成回国了，该是指望他们了。今黑夜我还梦见了他们呢。”

秦百川听后仰起脸来，像是观察了一阵天象，而后慢吞吞地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也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我也很想念他们。然而，事隔多年，谁知他们打的什么谱呢？”

罗敷听到这里，就如百爪挠心，长叹一声，道：“有儿倒不如无儿。像这样远在异国，音信全无，想起来就觉着六神无主。从小养成大，要摸，摸不着；要看，看不见，世界就像空了似的。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这位老先生也为当父母的想到了。”说到这里，她便掏出手帕掩住了鼻和口，把泪水咽到肚子里了。

秦百川赶忙开导：“天下为公，四海为家，才是伟男子，这应该是父母的骄傲。随军多年，不知遇到过多少生离死别，也还是这么婆婆妈妈的。”

“你是铁石心肠，我是知道的。难道也叫我同你一样吗？”罗敷不由得又长叹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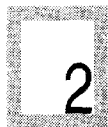
于是，秦百川又急切地安慰夫人：“好了，好了。时局已定，信息很快就会有的。”

他们仍然处于美好的期盼之中。他们正准备利用看不见的电波来证实自己的期盼。但是，庞立德的归来却把他们这种准备推翻了。他们听着庞立德沮丧地汇报：“城里的日本兵都呆在营房里，准备缴械。八路军进城受降，伪军不但阻止日军缴械，而且还鸣枪拒降。结果，又打起来了。所有的商店都吓得关了门，所以，就空手回来了。”听到这里，秦百川不禁以手击案，吼道：“伪军为什么还这么狂？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不知是罪，仍然耀武扬威，哪里来的这股神气？”谁也没有晓说，还是他自我作答：“可能又是蒋先生的‘曲线救国军’。”罗敷接着叹道：“这一招可丢了国民党的脸了。”

秦煜听到楼下吵嚷，忙下楼观察究竟，听父母如此一讲，便说：“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是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罗敷

叹道：“老这么闹法，就是把美国的科技全学了来，待能有什么用？”秦煜却很有信心：“通过抗日，人民觉悟了，谁还跟着闹腾？”秦百川说：“孩子，你还年轻。牵涉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谁不想捞一把？”秦煜说：“致富还是得靠劳动，靠科技。谁会相信战争能创造财富？”秦百川说：“劳动？劳动得受累；科技？科技得用脑。怎么能有打打杀杀来得简捷？”秦煜又道：“真正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能有几人？不过是少数军阀而已。”秦百川却无共识：“你爸爸却没有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倒是损失了许多祖宗遗产。”秦煜只好宽慰父亲：“当然。同是下水者，目的不一定全同：捞鱼者有，救人者有。”秦百川便叹道：“你爸爸参加革命战争，本想打出一个太平世界来，推行科学与民主，振兴国家，复兴秦府。”庞立德听到这里也发了言：“若不是日本人趁火打劫，共产党早被消灭了。”秦煜口快：“若不是共产党实行全民抗日，中国也早被灭亡了。”庞立德则谄言：“我们身为国民党员，为什么寄希望于共产党呢！”秦煜说：“这有什么不对呢？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有一条就是联共。”庞立德说：“只要共产党存在，国民党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孙总理只顾了壮大革命力量，没有预计到这种前途。”竟然褒贬起孙总理，秦百川就听不下去了，便向庞立德下了逐客令：“你回去休息去吧，我也该躺躺了。”

鞭炮声仍然不绝于耳，但是，秦府的喜庆再也产生不了高潮了。不过，他们并不甘心到此就淡薄下去。



2 月有圆缺

爆竹连日响，惊得鸦雀无声。忽见喜鹊登枝，秦府的人们又添了兴致，许多美好的希望又上了心头。遥远的事情不好讲，近处的事情就感到实在了。于是，就为选择乘龙快婿，又对几个有所了解的小伙子评头品足起来。

突然，卫士金玉国进来报告有一位青年女子求见。秦百川口里说着小伙子，来的却是女子，就觉得不顺，烦言相问：“是什么样的人物？”金玉国就如实评介：“村姑打扮，但又颇有雅量。说是从太原来，姓陈，名丽君。”秦百川还想质疑，罗敷先松了口：“让她进来吧。”

金玉国去了，罗敷才对丈夫表示歉意：“我实在耐不住这种信息的封闭了。”结果，不但有了新的信息，而且增添了新人。

一位朴素洒脱的青年女子进来就对秦百川夫妇用了大礼：“父母在上。”

秦百川夫妇一下子愣了。那女子顺手揪下了假发，秦百川禁不住诘问：“是你呀？”接着，那女子便从包袱里取出一张合影和一封家书。秦百川一看照片，顿时容光焕发，再看家书，喜道：“这可是奇缘呀！”

罗敷拿着照片问秦百川：“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陈丽君吗？”秦百川不由得又详述一遍：“台儿庄战役时，她作为八路军运河支队的联络员，出生入死，给我们帮了很大忙……想不到……”陈丽君忙插言：“都是为了救国。”秦百川喜道：“现在是一家人了。”

未见面的儿媳妇倒找上门来了，亲生的儿子却有家不归，罗敷就问：“思翟呢？”陈丽君就直说了：“目前还在延安。”秦百川已经明白了许多，但还是想落实一下：“你们都去了延安？”“是的。”陈丽君也详述了起来，“台儿庄战役之后，我被调到新四军军部去了。皖南事变中，我扮成了一位孤母的闺女才逃了出来。被组织送到莫斯科去学习，有机会见到了思翟……”罗敷诧异：“他留学原是去的美国。”陈丽君只好代为作答：“皖南事变在美国引起一片哗然。思翟也气愤不过，便取道苏联投奔了中共。”

“真混蛋！——顾祝同。”秦百川想起这段历史就感到耻辱，愤愤地说，“兄弟相残，硬是把一支抗日武装消灭了。为什么？凭什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自己却溜之乎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陈丽君便说：“曹魏争位，曹子建留下了一首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就成了万世唾骂的对象。皖南事变，周恩来又留下了一首诗：‘江南奇冤，千古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蒋、顾之流岂会不为万世所骂？”

秦百川也深信此案系蒋介石指使，说：“蒋先生也该反省反省了。”

见儿媳才貌双全，罗敷即美滋滋地说：“我那梦算是没有白做了。”赶着就按铃叫女儿下楼。

秦煜正在复习中学课本，准备考大学，所以，还在楼梯上便烦言相问：“是什么事又搅扰我？”妈妈一脸笑容，不想直说，待秦煜下了楼，把一张照片递过去：“你看，这是谁？”陈丽君忙过去迎迓：“奇怪吗？不认识我？”秦煜微微摇着头，又看那张照片。妈妈兴冲冲地吩咐：“快叫嫂子！”秦煜就握起了陈丽君的两只手细细端详。陈丽君禁不住作了自我介绍：“我也是黎明中学的。可是，不像你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是有名的校花。”秦煜也在追寻自己的记忆，说：“是有些面熟，可是，没想着有过交道。”陈丽君于是就开玩笑：“二嫂本来就丑，还能摊得与你说话？”秦煜则顺口称赏：“丑媳妇才是压轿的夫人。”

陈丽君受了秦府的盛情欢迎，接着就述说起她与秦思翟相

识、恋爱、结婚的过程。秦煜便夸赞他们的婚姻：“刚柔相济，阴阳合运，这才是天作之合。”罗敷也会总结：“姑嫂是老同学，翁媳有战斗友谊，思翟与丽君虽是萍水相逢，却是一见如故，也可称得上是天作之美。”陈丽君见婆母、姑妹如此满意，也更感到幸福，又兴悠悠地夸赞新婿：“思翟可是个热血青年，我很喜欢他的赤诚。”秦煜又逗趣：“什么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一个留学美国，一个留学苏联，竟然结合到一起了。”秦百川听后，却觉得俗不可耐，便另有别论：“这也是时局的酿化呀！”

秦煜还想知道他们的工作，又问：“你们可成了共产党的大红人了，回国之后有什么高就？”陈丽君便照实讲：“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国内急需人才，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回了延安。思翟正忙着对美的外交事务，现时还抽不出身来，所以，先由我来家看看。”秦煜又回忆起母校，说：“咱们学校出了那么多共产党，你又把我二哥拐了去了。”陈丽君即深情地说：“那是因了赵校长。他收留了一些‘南下请愿团’的大学生当教师。这些人爱国热情很高，‘七七事变’以后，他们就拉起了抗日游击队。”秦煜当然小视不了二嫂：“那些人大都成了共产党的老干部了，不知二嫂是共产党的什么干部？”陈丽君却不敢自吹自擂：“姑妹对嫂子的企望值太高了，我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名报务员。”秦煜顿生疑念：“那，二哥就只是个翻译了？”陈丽君倒很自豪：“是啊。他会英语，会俄语，那些老干部都离不开他。”秦煜听如此一讲，只是叹了一口气。陈丽君便道：“不能鄙薄技术。秦府一向就是以科技兴国为宗旨的，今天倒鄙视技术了！”秦百川又生忧虑：“中国仍然是权力至上，你们搞专业的生活怎么样？”陈丽君则说：“在延安生活，上下之间都差不多。”秦煜随之一笑：“人家是喝酒不吃菜——专对苦的爱。”

当官的与民同乐是容易做到的，如果与民同苦，可就难了。听儿媳讲共产党提倡官兵、军民、上下要同甘共苦，秦百川就感到很合自己的心意，于是又宣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陈丽君就讲：“毛主席也是这样讲的。”秦煜因此又责怪嫂子：“怎么又把父亲的讲话和毛泽东的讲话拉扯到一起了？”陈丽君便说：“祖国的文化传统么，国共两党都会继承的，有些

不谋而合是难免的，能奇怪吗？”秦百川更感到惬意：“国共两党虽然主义各异，共同的文化传统可以作为联合的基础。”罗敷更厌恶纷争：“到了秦府，就不要分这党那党了。”谁知能不能天遂人愿？

天下就是一个“好”字，人们正盼着，正说着，又听金玉国在院子里喊：“少奶奶回来了。”

秦煜一笑，道：“一炮（鞭炮）轰起了两个兔子，不往山上跑，倒向老家跑。”说着，就箭一般出去了。陈丽君也笑着跟了出去。秦百川与罗敷公婆二人也一个个欣然出迎。

秦煜握着大嫂的手，罗敷牵着孙子的手，金玉国拎着皮箱，陈丽君提着背包，秦百川乐滋滋地跟在后面，呼喇喇拥进了大厅。

放下手里的东西，少奶奶就对公婆用礼：“爸爸、妈妈都好！”罗敷笑吟吟地答道：“都好，都好。”秦百川接着对夫人说：“你那个梦还真有些灵验呢！”又问大儿媳，“思尼哪？”大儿媳说：“他到了重庆就分到兵工局里了。工程急于改造，忙得很，叫我先回来见见父母。”

秦煜立有所悟：“就两位兄长忙，好像只有两个嫂子是秦府的。”

陈丽君就解说：“他们也等着我们回去报告秦府的好消息哩。椿萱并茂，他们就放了心了。”

大儿媳听见“我们”二字，就望着陈丽君观察起来。

罗敷便笑容可掬地讲：“还没有给你们介绍哩。明霞，这是思翟的爱人；丽君，这是你嫂子。”

妯娌二人即双手搭在一起，一面寒暄，一面互相打量。陈丽君为了路上安全，委身屈就，一身农妇打扮。偏襟褂子，肥裤管，裤带布鞋，齐耳垂的短发，与秦府明显地不协调。黎明霞则我行我素，别具一格。杏黄色丝光旗袍，长筒袜，乌发落波，金架眼镜，对秦府却是一种和谐的补充。一个谨言慎行，不离方寸；一个大说大笑，口吐莲花。

黎明霞忽然拉过孩子，口若悬河地说：“我是有眼不识泰山，也叫儿子失礼了。快叫婶婶。”说着，就把孩子推到了陈丽

君身边。强强行了一个童子军礼，呼叫：“婶婶好！”陈丽君喜盈盈地说：“好孩子，我还给你带了一些玩具来。”

强强见婶婶在解包袱，就欢蹦乱跳地急着拿。一看是些武打戏用的刀、枪、剑、戟之类及一些文体用品，就不满地嚷：“没有冲锋枪，我要冲锋枪，我要美式冲锋枪。”黎明霞忙对儿子说：“冲锋枪是会有有的。别闹，美国军舰运了来，我去给你买。”

罗敷见两位儿媳在交谈，就把陈丽君与秦思翟的结婚照亮给黎明霞。黎明霞接过来一看，倒也气派，就问：“在哪里照的？”陈丽君答道：“在莫斯科红场照的。”黎明霞便鄙夷地说：“原来你们都是赤色帝国主义的俘虏。”陈丽君一听，满脸红涨，欲言又止。黎明霞又望着陈丽君的现时穿戴讲：“与这张照片相比，可就大相径庭了。共产党就会重视感情投资，穿上这身衣服，才会招徕那些穷鬼。”陈丽君到底不甘沉默，于是笑道：“大嫂真会说话。其实，美味谁也爱吃，丽衣谁也爱穿。只是怕路上惹是生非，才凑合了这身衣裳。一会儿我就换装，不能给秦府丢了人。”黎明霞仍然居高临下，绵里藏针：“不是是非人，哪来的是非事？”陈丽君仍然韬光养晦，忍辱含垢：“得让人时且让人，免得终生落遗憾。”接着，就退出去了。罗敷没想到两位儿媳就像两个蚰蚰儿，才见面就咬上了，而且老是大儿媳居高临下，就希望大儿媳不要过火，说：“我看丽君也是个老实人。”

既然婆婆开了口，当儿媳的就要考虑其中的分量。黎明霞也感到自己的话太冲了，于是，就改变了态度，又见陈丽君进来，便笑着说：“苏轼讲：‘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也像对丽君的写照。你这身服饰虽然极为普通，但也像用了许多心思，越瞧越觉得有许多掩不住的风韵。”陈丽君也会见好就收：“只要不给秦府丢人，我就知足了。”

秦百川听着两位儿媳还在虚与委蛇，面生愠色，出口不愉：“古人云：‘君子勿党。’我们并非君子，可都是一家人，再分这党那党的，岂非要窝里斗吗？父子、婆媳、姊妹、兄弟、妯娌……战争中，大家天各一方，不免各从一派。胜利了，大家已经是殊途同归，都是秦府的人了。”

黎明霞很明白，公爹也是责备的她，说话就检点了。陈丽君

当然不会惊心，又取悦于黎明霞：“嫂子一进门，煜妹就说我们是一炮轰起的两只兔子，不去绕山跑，都归了老窝。”黎明霞只好强做笑颜。秦煜更想维持秦府的喜庆场面，又多言：“你们这两只兔子可没有受惊，而是聆听着鞭炮的轰鸣跑回来的。”陈丽君又向黎明霞作友善的表示：“你看咱姊妹真会哄咱，咱可得为她操心。”罗敷当即附和：“当然。她这个姊妹可真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政治气氛已经淡化，黎明霞对陈丽君只得也作友好的表示，问道：“思翟的工作呢？”陈丽君就又夸赞了一番新婿。黎明霞听了也不想唱反调了，随着说：“是啊！他和思尼大不一样：不光学专业，还爱看杂书，好管闲事。快毕业了，竟不学了。我们原以为他回国参战了，没想到是找你去了。”陈丽君说：“也是参战。苏美对日宣战以后，他可成了大红人了，又当俄语翻译，又当英语翻译，忙得很。”黎明霞便戏谑：“你们也会忙里偷闲，完成了终身大事。”陈丽君不禁羞赧：“领导上支持，还用偷闲吗？”黎明霞又说蹭话：“中国的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免了。”罗敷又怕陈丽君难堪，忙作表示：“入乡随俗么！这倒省了俺的心了。”陈丽君又对黎明霞寻开心：“大嫂可是位摩登女士，倒是很尊重中国的国粹。”黎明霞故表孝顺：“那当然！”不料，秦煜竟开了口：“答得倒痛快！还不是早就恋上了，才又托媒人，又请命父母。”陈丽君笑道：“泄底还是自家人。”秦煜又道：“自由恋爱也就罢了。何必又弄上些传统色彩呢。”黎明霞就对婆母说：“妈妈，听见了吗？你就不用讲传统了，妹妹想自由了。”罗敷满面泛起笑波，但不言语。

黎明霞已经知道在秦府难处了，却不从自身找原因。她认为天下的父母向小儿，对小儿媳也就爱屋及乌了。所以，任凭自己怎样褒扬陈丽君，也无济于事了。如果秦煜再找一个赤色分子，她就认为秦府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了。于是，这种担心就又表现出来了。她伸手揽住秦煜说：“妹妹这么爱自由，想选什么人作郎官？你可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不能影响了咱秦府的声誉，应该让咱父母为你把把关。”陈丽君又为秦煜说话：“看着咱嫂子是个大雅人，想不到和咱一样，肚子里也装着一些粗鄙的东西。”黎明霞说：“不是我多嘴，现在时局未定，如果上了贼